德國人的食品監管

郎行昕江

域外漫筆

海燕學的是食品檢測專業，在美國鍍完金，去德國過五關斬六將，得到了一個技術員的職位。這個技術員，是專管食品加工的。海燕說，別看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員，她的權力大，責任也大。因爲食品直接關係到公民的身體健康。海燕得到這個工作，感到非常滿足。她學的是食品檢測專業，可以說，是學以致用了。

海燕的公司，在食品行業，被稱作中介機構檢測。她的工作崗位，卻是在麵包廠。海燕的工作內容是，跟蹤麵包的整個製作過程，嚴把原料關。她要檢查工廠使用的麥子、芝麻。如果這些原料含有農藥或其他有害物質，海燕便得鐵面無私，不講情面，立即勒令工廠退回這些麥子、芝麻，堅決不允許這些原料，進入生產車間。檢查了麥子、芝麻後，接着是檢查麵粉。按照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定勢，前面已經嚴格檢查過麥子了，磨出的麵粉，還會有問題嗎？還要檢測嗎？這不是多此一舉嗎？可是，德國人對做麵包使用的麵粉，要求特別高特別嚴，麥子進廠時，檢查了農藥和有害物質的情況，磨成了麵粉，就要檢查麵粉中，有沒有漂白粉和防腐劑。

海燕說，在麵包的生產過程中，發麵不能用其他酵母，只能用規定的酵母。烘焙時，麵包裡可以加少量的鹽、少量的食用油。但，同樣要經過嚴格的檢查。海燕介紹，德國食品行業的標準，達三千餘種。作爲技術人員，她對這些標準，一定要做到瞭然於胸，否則，她沒有資格，也沒有能力，勝任這一工作。她還說，這三千餘種標準，不僅僅局限於麵包原料，它們涵蓋了麵包從生產到銷售的每一個環節，譬如採購、生產加工、運輸和銷售。

爲了食品安全，德國人可謂精益求精。他們的食品保障系統，分爲企業自我檢測、中介機構檢測、政府檢驗檢測。海燕說，中介檢測機構獨立於企業和政府監管部門之外。她所在的公司，就是中介檢測機構。

這種機構，只對公民的健康負責，保證檢測結果的準確和公正。這樣，就有利於防止政府監管部門濫用權力。海燕還說，在德國，假如出現了三聚氰胺那樣的毒奶粉，企業對受害人的天價賠償，會被賠得破產，從監管的政府官員到檢測的技術人員，無一例外的，都會蹲監獄。

人生在線

抬頭樂幹

李陽波

過去的一年，許多人面臨了不少挑戰和壓力，不知你打算怎麼面對這新的一年呢？

我很喜歡聽一首歌《恩典夠用》，其歌詞唱道：「每當我受特殊試煉和困苦時，造物主就告訴我恩典夠用，每當我灰心失望，造物主就告訴我恩典夠用，只要信，祂的恩典是夠我用。」這可以說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。

中國人有句老話叫「埋頭苦幹」！用來鼓勵人要有上進之心與毅力。這固然是一種美德，但其實有信仰的人還可以活得更美，我常常告訴我自己，我不要一個埋頭苦幹的人生，我要的是一種「抬頭樂幹」的生活。而這樣的人生也是我所應得的，怎麼說呢？

我們可以活得「抬頭」！無論四周環境怎樣艱困，我們都可以活得光采，只要我們活出正確的態度，上天絕不會讓生活其中的人們終日垂頭喪氣，毫無自尊，若眞有命運之神，祂會希望我們活得抬頭挺胸，而這也是祂所給我們的應許。

再者，我們不需要苦幹，我們可以「樂幹」，事實上，上天喜歡看到我們「樂幹」，喜歡看到我們歡歡喜喜地工作、生活，而不是一味地忙碌，甚至生出許多埋怨、苦毒。忙不一定等於苦，上天一定會賜給我們一顆喜樂的心，來面對我們的工作、生活。

「埋頭苦幹」固然是種令人敬佩的生活態度，但生活也可以「升級」，我們可以選擇更優質的「抬頭樂幹」來迎接每一天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抬頭樂幹是分揀員拿着分揀單奔忙一天的勞累；抬頭樂幹是掃描員那一次次掃描儀嘀嘀聲形成的交響曲；抬頭樂幹是打包員那日日打包，搬貨而累出的厚厚老繭……抬頭樂幹能使你我感受到同事之間的關懷和友愛，感受到人間的溫暖；抬頭樂幹能使我們在團隊合作中看到那流暢的動作、默契的配合、嫻熟的技巧。

「抬頭樂幹」是一種選擇，是一種一念之間的抉擇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若眞要算，每個人恐怕都可以細數出許多生活中的愁煩與苦惱，但是我們不必把焦點放在那些負面的事物上。

選擇離開那些牛角尖，聰明的你我都可以靠信仰活得抬頭挺胸，靠信仰做得歡欣喜樂。

其實因爲抬頭樂幹，你我心存感激；因爲抬頭樂幹，你我甘於在淡泊寧靜的日子去奉獻；更因爲抬頭樂幹，你我敢於在金戈鐵馬中共創美好明天！

在過去的一年裡，願上天賜福予抬頭樂幹的每一位讀者朋友，也祝福聰明如你我都能以「抬頭樂幹」的應許來迎接未來的每一天。

日月如梭

方 竹

往事鉤沉

一

父親舒蕪從醫院回來了，他的氣息重又充溢房間。他躺在床上，大聲和女兒說歌謠：

朵朵蟲兒飛，飛到田裡吃烏龜，
烏龜沒有毛，飛到地裡吃葡萄。
我說得這麼清楚，這麼響，
我對着你的耳朵，大聲嚷。

一老一少的聲音在宅子裡嗡嗡地響着。

父親一直是個生氣勃勃的人。

這麼多年，我早上醒來，走出自己的房間，看到父親的第一眼，他就是精神抖擻的，雪白的汗衫紮在褲子裡。他就是以這樣清新的姿態先對我開心地笑着，如果我也能與他的精神同步，回報他同樣的清醒，他會立刻和我暢談起人物典故、古今傳說。近幾年更是愛縱談中國的或者遙遠的南非、美國的新聞。因爲他剛離開電腦，急於想與人交流他從網上知道的最新新聞。（他黎明即起，以上網爲第一要務。）

不巧，我常常不能與他同步，我剛剛醒來，正睡意矇矓，還不太適應一個容光煥發的人。我匆忙去洗臉，嘩嘩的水聲後，我知道，我這才能面對他，面對他那些鮮活的新聞。

說來有趣，他每天早上都是這樣高高興興坐在餐桌前，等我給他做早餐，滔滔不絕地暢談，這已成爲早餐飯桌上一道十幾年不變的風景。（當然，如果他起得特別早，他就會自己弄早餐，但結果非常可怕，煎個雞蛋會弄得整個屋子煙霧瀰漫。）

父親喜交談，我看他的《自傳》，年輕時四處謀生，每到一新地，先打聽周圍可有能交談的朋友，這個交談，是指傾心交談、肝膽相照的。可以說，他這一生就是在與人交談、與人交流思想中度過的。

說起交談，他的話題很廣，有的是多年思索，有的是泛泛而談。和子女的談話當然是以父親身份居多，指導型的、輸出型的。譬如，很久以前，他和我談過文章寫作，他說：

「大作品圍繞大中心，不過圈很大，層層包圍，所有的素材：正的、反的、斜的、縱的、橫的，都對着同一主題。」「寫文章先要成型，譬如畫一個人，先要有胳臂，有腿，有五官，再進一步，才是表情好看一點，笑得美一點。」「寫詩、文，要堅決排除下筆即來的句子。」這些屬文章啓蒙，道理並非人人都懂，講得很有趣。

近日，他曾談過一次文章的品位，他當然認爲「二周」①的文章是上品，濃艷的文章是中品，說下品時，因來了客人，沒有往下說。我私下想，下品的文章就太多了，順便就想起當代某些文章，上網上線，「文革」味較濃，算什麼品呢？

半年前，父親和我談到孔子的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他說：「朱熹註得好：『夫天地之化，往者過，來者續，曾無一息之停，此道體只本原也。（這是本體論）然其可指而見者，莫如川流，故夫子於此發之。（是認識論）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也。（這是方法論）』通常說哲學理論分為本體論、認識論、方法論三部分，我們可以用這個三分法來解釋朱熹這條註釋出名的緣故。」

我想，孔子的話一向有獨特的味道，似天籟，是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」。（《孟子・盡心下》）（在中國，另一位當得起的就是弘一法師。）而註解使原話的氣象縮小了，味道森嚴了，沒有詩意了。當然，按現在西方人的觀點，朱熹比孔子更夠格稱爲思想家，他借鑒了印度佛學，有系統的理論、思想。這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，我只着重自己的感受，詩意的表述似乎更能讓人領會道體之本原。

那天晚上，父親還笑說起一則論語，孔子的弟子冉伯牛病得很重，後人猜測可能是麻風病，因爲孔子只敢隔窗和他握手，（根據這個傳說，我國以前的麻風病院都供奉冉伯牛的畫像。）原文是這樣的：「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曰：亡之，命矣夫。」當年四川有人這樣解釋：

伯牛有疾，（伯牛這人有點毛病，川話：毛病指人的品行。）子問之（孔子責問他，他就跑，）自牖執其手，（孔子隔窗抓住他的手說，）亡之，（你還跑哇，）命矣夫。（要了我的命呀。）

父親說，他給學生講古漢語，講字的歧義，舉此爲例，譬如「疾」，可以指生理上的生病，也可以指品行上的毛病；「問」有「責問、慰問、詢問」多義；「亡」有「死亡、逃亡、無」多義，所以才會有這種搞笑解釋。

父親談天說地時，從古希臘政治、古代宮女，到對聯、民間笑話，無所不談。曾說過一首鬼詩，至今印象森然：

一峰兩峰陰，三更五更雨，冷月破雲來，白衣做幽女。

他一邊說一邊描繪，細想想，的確是寫鬼詩中的精品。

有的趣談知者很多，譬如，說一個老師上課，學生分不清初唐、盛唐、晚唐的區別，老師打比喻：

「大風吹屁股，冷氣入膀胱。」這是盛唐，豪邁得很；

「板側尿流急，坑深糞落遲。」這就是晚唐，描寫很細，氣象小多了。

還說過人事，有的人太聰明、太高傲，得罪人也會罵人。說起罵人，就想起一副對聯。一才子住在荒廟，廟裡是棺材，廟外是墳，他寫副對聯貼門上：

上聯：兩口居清白之家，妻太聰明夫太怪；
下聯：四壁接幽冥之地，人何寥落鬼何多。

你看，他並沒罵人，都是事實。

可又罵得沒邊了。

①指周作人、周樹人

（上）

桂林日月雙塔（網上圖片）

「起居註」前見高低

魯 民

如是我見

古時雖然皇權至上，且有「爲尊者諱」的舊訓，但皇帝並不能完全逃脫各種監督和約束。言官諍臣的冒死直諫是其一，「起居註」，則是又一種形式的監督。而皇帝在起居註前的表現各異，固然受其素質、度量、襟懷、智商決定，同時也會對其事業盛衰產生一定影響。

「玄武門兵變」後，李世民終於當上了皇帝，好夢成眞。但他知道自己雖然是「正當防衛」，畢竟殺人太多，手段「超常」，至少也是「防衛過當」，於是就很想知道起居註是怎麼記載這件事的。當唐太宗看到，史官記錄的「玄武門兵變」，含混其詞，「語多微隱」，給他留足了面子，但他並不滿意，因爲他到底是個明君，覺得這樣記很不合適，這種摀不住的事情你不記別人也會記，所以就要求史官「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」。就是有一說一，如實錄來。（《資治通鑒》第一九七卷）

到了宋代，起居註就沒那麼大震懾力了，但尚有餘威。宋太祖沒事偷着樂，在後宮苑裡打雀，侍御史張霽稱有急事要見。皇上聽罷彙報，盡是些稀鬆平常的事情，很是掃興，憤而質問爲何小題大做，敗了朕的雅興。張是個直腸子，便實話實說：臣以爲這些小事，也比打雀要緊。皇上惱羞成怒，操起柱斧柄敲掉了他兩顆門牙。張慢慢俯下身去，撿起落齒揣在懷裡。皇上說：你想以此爲證，告我的狀嗎？張吐了一口血水答道：爲臣不能狀告陛下，但自有史官將此事寫進起居註。宋太祖爲之悚然，立即轉怒爲喜，好言撫慰，並賜了一大堆金銀財帛。（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）。

最可笑的是東晉的桓玄，剛篡位過了三個月皇帝癮，就被北府兵趕得東奔西逃。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狼狽不堪的逃亡路上，這位「百日皇帝」想的不是如何渡過難關，東山再起，反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起居註上。《晉書》卷九九記，他看了史官記的起居註很不滿意，乾脆自己動手寫了起來。在起居註裡大談自己如何抗擊叛軍的英明決策，自稱「經略指授，算無遺策」，只因手下將領不聽調度，才導致失敗，此「非戰之罪」。他還將他的起居註「宣示遠近」。可沒幾天就兵敗身亡，他自書的起居註也成了歷史笑談。

不知是否巧合，三個皇帝在起居註面前四種態度，恰好與他們事業的大小成正比，這大概也能說明監督的重要性：李世民鼓勵直言，有啥說啥，建立了貞觀盛世；趙匡胤知錯就改，亡羊補牢，統一了中國；桓玄爲所欲爲，信筆塗抹，僅做了一個「百日皇帝」。當然，平心而論，起居註這種以「警戒人君」爲目的的東西，儘管對皇帝多少有點監督作用，使其有所忌憚，不敢胡作非爲，不過也就是對那些明君令主有用；如果碰上桀紂之君，無法無天，倒行逆施，史官不敢如實記錄，皇帝也不當回事，起居註就如同廢紙，縱有太史簡、董狐筆，也只能徒喚奈何。

更名之風

王兆貴

繽紛華夏

年輕時，曾聽到一個給貓起名的故事。說的是一大戶人家養了隻貓，主人認爲這貓非凡種，擬命名爲「虎貓」，以此徵詢來賓意見。客人甲說：虎猛是實，卻不及龍有神通，不如叫「龍貓」。客人乙說：龍固然比虎神通廣大，但龍飛在天，仰須駕雲，不如改名「雲貓」。客人丙說：雲雖行天，卻不禁風吹，宜稱「風貓」。客人丁說：「風起之時，惟牆能阻，叫「牆貓」爲佳。還有個客人說：牆固堅實，老鼠穿洞則塌，不如叫「鼠貓」。貓本鼠之天敵，轉了一圈倒過來了，人爲地讓貓失去了本性，眞可謂滑稽之至，迂腐透頂。

名者，人、事、物之謂也，說白了不過是標籤符號而已。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名之份量尤爲沉重，名份，名份，有名才有份。所以聖人曰：必也正乎名。於是乎，命名與更名成了國人的一大心事。前些年，爲了經濟發展的需要，撤縣建市的風潮席捲內地，一時間，更改地名的現象也相伴而生。在縣改市過程中，襲用原縣名最爲簡便，倘若重新取名，那可就有些講究了。一般情況下，縣改市後的命名，往往是「復古」的居多。查閱一下當地的縣志，把歷史上曾經輝煌過的那段時期的名字拿出來即可。最佳方式是萃取名勝效應，看看當地何種風物在全國知名度最高，就以什麼命名。

另外，考慮吉利者有之，考慮風水者有之，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驅動。

據了解，這種風氣和現象，不僅在縣改市中存在，在一些大地方也有，不僅過去有，至今還在發生，而且大都源自長官意志，很少有民意贊同。例如，徽州改爲黃山、淮陰更名淮安、思茅改爲普洱、西山更名金庭等等。河北省完縣，本來是金代設置的完州，寓意「山川完美、堅固」，當地官員認爲「完」字不吉利，怕影響外商投資，於是便改爲順平縣。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，得到的是字面風光，付出的是社會成本，流失的是歷史文化。如，湖北曾撤銷了荊州與沙市，合併爲荊沙市，因爲原有市名中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信息被淹沒，而引發衆多爭議。兩年後，國務院又恢復了荊州之名。

俗話說，名不正，言不順，事不行。名字的確非常重要，但畢竟「名爲實之賓，實至名方歸」。專家學者們說得好，老地名承載着文化，承載着風俗，承載着歷史。一個老地名，就是時間長河中的一顆水滴，濃縮、積澱着歷史、風俗和文化。一個老地名，往往又是一片地方甚至一個城市來龍去脈的斷面。在這個斷面背後，也許就是一座城市個性特徵的寫照。一個地名，無論是赫赫有名還是默默無聞，都是長時間積澱的結果。如果僅圖眼前的「名人、名山、名景」效應就輕易改掉，恐怕是熱鬧一時，損失長遠。

品讀詠硯詩

繆士毅

文化經緯

俗話說：「武士愛劍，文人愛硯」。硯是文房四寶之一，古往今來，不少文人墨客用硯、愛硯、藏硯，留下了許多詠硯的佳詩妙句，硯賦予詩人以靈感，詩人爲硯添光彩。

硯有許多別名，屢見於詩人筆端，唐代文嵩在《即墨侯石虛中傳》中以硯擬人，說硯姓石，字居默，封「即墨侯」，從此人們又稱硯爲「即墨侯」，宋代王邁在《除夜洗硯》詩中就這樣寫道：「多謝吾家即墨侯，朝濡暮染富春秋」；唐代薛濤別出心裁，稱硯爲「潤色先生」，陶穀《清異錄》中載：「薛濤《四友贊》曰：『磨潤色先生之腹，濡藏鋒都尉之頭』」；文人墨客喜歡把書齋中的各種珍品，以友相視，硯被冠以「石友」之美稱，如宋代王炎的詠硯詩：「剡溪來楮生，歙穴會石友」；硯，有如凹石積水而成的小潭，便得名「石泓」，黃庭堅《次韻王斌老所畫橫竹》詩就稱硯爲「石泓」，詩云：「晴窗影落石泓處，松煤淺染飽霜兔」；宋代文人蘇易簡的《文房四寶》一文中載：傳說古時黃帝在東征時，偶而得一玉，琢爲墨海，並刻有「帝鴻氏之硯」於其上，硯亦因此又多了「墨海」之名，如宋代程俱在《謝人惠硯》詩中所云：「帝鴻墨海世不見，近愛端溪青紫硯」；古時讀書人依文墨爲生計，因而將硯台比作種田人的田地，爲此硯又被冠以「硯田」之名，如宋代戴復古有句詩說：「以文爲業硯爲田」，蘇東坡也吟道：「我生無田食破硯，爾來硯枯磨不出」。此外，硯還有「萬石君」、「陶泓」、「靜眞先生」之稱。

我國有許多名硯，歷代文人墨客嗜之如癖，讚不絕口。端硯素有「天下第一硯」的美名，唐代李賀所寫的「端州石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雲」、宋代張九成所云的「端溪古硯天下奇，紫花夜半吐紅霓。」皆道出了端硯的珍貴；洮河硯因石料難得，在古時已相當珍貴，正如金代詩人馮延登在《洮石硯》詩中所云：「鸚鵡洲前抱石歸，琢來猶自帶清輝。芸窗盡日無人到，坐看元雲吐翠微。」洮河硯以發墨快而不損毫，磨而不光，呵氣即濕，佳者貯墨數天不乾涸而取勝，蘇東坡稱之：「縹緲神仙栖到山，幻出一掬生雲煙。」北宋張文潛直言洮河硯：「明窗吐墨試秀潤，端州歙州無此色。」當代書法家趙樸初讚洮河硯：「風漪分得洮州綠，堅以青銅潤如玉」；賀蘭硯叩之如磬，呵之出水，有「存墨過三天」之說，被譽爲「朔方瑰寶」，董必武曾寫詩讚曰：「色如端石微深紫，紋似金星細入肌，配在文房成四寶，磨而不磷性相宜」；歙硯貯水不耗，歷寒不凍，呵氣可研，發墨如油，書法家黃庭堅在「硯山行」中對歙硯倍加讚揚：「不輕不燥稟天然，重實溫潤如君子。日光燦爛飛金星，碧雲色奪端州紫」。宋代書法家蔡君謨認爲歙硯：「玉質純蒼致理精，鋒芒都盡墨無聲。相如聞道還持去，肯要秦人十五城。」詩中將歙硯與卞和玉相媲美，足見歙硯身價之高。

有趣的是，不少名人喜歡在硯上題詩作銘，記事述懷。畫家虛谷有一「梅雀玉帶金星硯」，硯台上鐫刻着兩句詩：「平生不與群芳鬥，冰天雪地獨自開。」詩硯相映，更令虛谷愛不釋手，賦詩道：「但願終生伴此石，何愁遲暮老風塵」。

宋代蘇東坡不只愛吃肉，同時痴迷名硯，還在硯上題銘：「千夫挽緋，百夫運斤，篝火下絕，以出斯珍」。民族英雄岳飛的硯銘：「持堅守白，不磷不淄。」言簡易賅，表達了堅貞的民族氣節。陳毅也有一硯銘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，莫伸手，終日乾乾，自然不息。」陳毅的一生以其高風亮節的品質爲其銘文留下了註腳。「筆硯精良，人生一樂」。書寫之餘，賞名硯，品硯詩，意趣橫生，其樂融融。

雍和宮的臘八粥

海 諾

文化什錦

「泡臘八蒜，喝臘八粥」，這是北京人的「老理兒」，北京現在是國際上有名的大城市了，可這風俗仍沿襲至今。

雍和宮原爲明代內宮監宮房，清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年）成爲皇四子胤禛的府邸，一七二二年，胤禛繼承皇位，改號爲雍正，隨即遷入宮中。雍正對曾經居住過三十餘年的府邸有很深的感情，改爲自己的行宮，並正式賜名「雍和宮」，一直到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年），雍和宮正式改爲藏傳佛教寺廟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雍和宮開始在臘月初八這天施放「臘八粥」。對於「臘八粥」的來歷有很多，其中流傳最廣的是有關紀念釋迦牟尼成佛的故事。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兒子，他見衆生受生老病死痛苦折磨，又不滿當時婆羅門的神權統治，於是捨棄王位，出家修道，在深山之中苦度了六年。釋迦牟尼修道期間，每天只吃一些麻麥，常常不得溫飽，到學習期滿時，身體已是非常虛弱和疲憊。有一次又累又餓，暈倒在地，有位過路的牧女急忙取出自己的黏米、糯米等做成的午餐，她把這些用甘甜的泉水煮成粥，餵給釋迦牟尼吃後，很快身上有了力氣，恢復了健康。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靜坐觀思，終於在十二月初八得道成佛，臘月初八就成爲「釋迦牟尼得道日」，「臘八」也成了佛教的盛大節日，各地的佛寺作浴佛會，舉行誦經，並效仿牧女獻乳糜的一些傳說故事，用香果、果實等煮粥供佛，稱臘八粥。臘月初七，寺院的僧侶都要洗滌器皿，選取清新穀果，連夜熬粥，天明時供奉佛祖。同時還誦經演法，吃臘八粥。作爲藏傳佛教寺廟的雍和宮對臘八粥是非常重視的，早在清朝時每年農曆十二月初八，皇宮就在雍和宮內萬福閣等處，大鍋煮臘八粥。煮粥的原料通常是綠豆、紅豆、小米、大米、花生、紅棗等，放在大銅鍋裡熬煮，一直熬到酥爛軟糯，湯汁濃稠。在雍和宮內，至今還陳放着當年熬臘八粥的大銅鍋，這隻大銅鍋直徑二米，深一點五米，重約八噸。

現在的臘八節成了一個傳統節日，每到這一天就會有衆多的佛教信徒、市民和遊客來到雍和宮，參加這裡的捨粥活動。人們排着長長的隊伍在這裡等候，若干年前的過去等候捨粥的是爲了填飽肚子，而現在生活提高了，喝臘八粥就是爲求個福，圖個平安吉祥，也是圖個熱鬧。第一鍋粥用來敬佛，其他的粥全分給百姓，長長的隊伍裡還有外國遊客的身影，他們也是來體驗「臘八節」的快樂的吧！這一次，雍和宮的僧侶們從凌晨一時開始熬粥，共熬了三十餘鍋，原料就用了二十多種，重量達上千斤。

雍和宮的紅牆在冬天佛光四射，給人以暖暖的感覺，一碗碗香噴噴的臘八粥，一張張洋溢着快樂的笑臉，僧人們安詳的面龐，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臘八節記憶。